

大国博弈下的中朝经济合作： 问题与突破*

金香丹**

目 录

- | | |
|--|--|
| I. 引言 | IV. 劳动党“八大”以来朝鲜推进经济
建设的主要方向与中朝经济合
作新机遇 |
| II. 中朝关系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 |
| III. 中国对朝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
双重冲击下的规模萎缩与结构
调整 | V. 新时期中朝深化经济合作的路径 |

内 容 提 要

在美俄博弈日益激化，美国对华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区域安全局势持续复杂化的情况下，朝鲜认为其战略价值有所凸显，着力谋求利益最大化，中朝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经贸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这一基础在国际制裁与疫情冲击下受到冲击，中朝经贸规模萎缩，经济合作难于取得突破。劳动党“八大”以来，朝鲜经济建设以“整顿、夯实”为主要基调，着力农业与地方经济建设，致力于为经济实质性增长奠定基础，这为中朝持续深化经济合作带来机遇。然而，朝鲜坚定拥核道路，对市场开放及经济改革尤为谨慎，中国企业对朝投资积极性与民众间情感的下降，国际制裁限制等因素始终制约着中朝进一步深入合作。在国际秩序加速演变的态势下，中朝亟待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强化利益纽带，打造符合双方利益的新时期中朝经济关系。

关键词：中朝经济合作，朝鲜，经济建设，经济依赖，中朝关系

* 本论文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20YJCGJW003)资助的研究成果。

**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

I.引言

作为传统友好国家，中朝经济长期保持紧密联系。步入新世纪后，中朝关系由单方面援助向互利、合作、共赢方向发展，中国在贸易、投资方面成为朝鲜最大合作伙伴，对朝鲜经济建设注入了重要动力（张慧智 2006, 62）。伴随着中朝经贸合作发展，中国在朝鲜对外合作中的重要性逐渐加强，尤其在韩朝发生“金刚山游客事件”“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韩国实施“5.24制裁”，全面中断与朝鲜的经济合作，朝鲜对中国的经贸依赖进一步加深。在联合国实施2270号决议之前的2015年，中朝贸易额约56亿美元，其中朝鲜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90%，自中国进口约为总进口额的85%，达到较高水平（中国海关总署 2016）。然而，随着朝鲜加速“拥核”进程，中国为促使朝鲜尽快回归对话渠道，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一定时期内中朝经济关系陷入停滞局面，地方层面交流互动中断。表面上，2022年朝鲜对华贸易依赖突破97%，达到历史新高，但不论从双边贸易规模亦或是贸易结构审视，双边合作强度均有所弱化。

2023年8月，朝鲜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调整防疫等级，允许在外公民获批归国，标志着朝鲜进入后疫情时代（『朝中社』2023/08/27）。然而，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一方面，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背景下，大国博弈激化，美日韩强化对朝威慑，俄朝高层互动频繁并于2024年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旨在强化安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合作（『朝中社』2024/06/20），引发各国对阵营对立的担忧（신중호 2024; 정덕성·김용현 2024）。另一方面，朝鲜在河内峰会破裂后坚定拥核道路，将核武力政策写入宪法，旨在通过“自立经济”突破困境，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路线仍面临难以平衡安全与发展的难题（王付东·孙茹 2021, 132）。在相关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中朝合作迎来机遇的同时面临新挑战。在朝鲜宣布疫情终结，逐渐开放货物通关、人员交流的背景下，明确当前中朝关系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分析中朝经济合作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合朝鲜“八大”以来经济建设主要方向探寻中朝经济合作主要领域，对构建新时期互利共

赢的中朝经济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朝鲜的对外经济合作不仅关乎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对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地缘政治安全局势均具有重要影响，而作为朝鲜最为重要的对外经济关系，中朝合作长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早期研究主要聚焦在中朝贸易（林今淑 2009），物流通道建设（최장호 외 2016），罗先经贸区与经济开发区建设（任立冉 2018）等方面。2018年半岛局势缓和，朝鲜明确“集中全力发展经济”以来，国内外学术研究开始从对朝外贸、外资、法律等具体政策研究拓展至如何令朝鲜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石源华 2018）、“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2017）等双边、多边层面合作问题。然而，随着朝鲜回归强化核力量的“自强”路线，持续加强导弹试射与核武力展示，中朝经济合作所面临的困境受到更多关注（张爽 2021；王付东·孙茹 2021）。鉴于此，本文旨在明晰新时期中朝合作国际环境，在分析联合国制裁与疫情双重冲击对中朝经贸关系的影响基础上，明确中朝经济合作现状与朝鲜经济建设的新动向，从中探讨如何发展中朝经贸合作。

II. 中朝关系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俄乌冲突极大地改变大国关系，在美俄关系全面紧张，中美竞争持续难以获得缓解的情况下，朝鲜认为其战略价值获得凸显。尤其，俄朝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加强，俄罗斯对朝鲜的支持力度亦明显增加，朝鲜认为已改变长期以来的孤立局面，以更加自信、强硬方式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着力谋求利益最大化，中朝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有所加大。

1. 美日韩同盟化加速，加剧地区安全困境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修复并强化同盟体系，打造各类小多边、多层次的合作体系，导致亚太地区“阵营对抗”和“集团冲突”的风险加大。特别是，2023年8月，拜登政府主导戴维营峰会，美日韩宣布将首脑会谈、

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财政部长会谈机制化，三边关系的同盟化取得重要进展，合作广度和深度全面加强。一方面，¹⁾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力图通过“捆绑中俄”强化日韩对“中国威胁”的认知，而二者也有借此加快军事战略转型的考虑（赵明昊·仇家畅 2024，41）。另一方面，美日韩强化对朝威慑，扩大三边联合军演。戴维营会晤中，美国明确重申对日本和韩国防御的延伸威慑，并表示将加强三边联合军演，共享对朝鲜的导弹警戒数据。戴维营峰会后（『日经中文网』2023/08/21），美日韩多次组织三边联合军事演习，2024年“自由刀刃”多域联合军演涵盖海域、水域、空域、网域等多个作战领域，军事合作强度显著提升。对于美日韩同盟化（『韩联社』2024/06/14），朝鲜高度警惕，将其视为“亚洲版北约”，旨在通过强化军事力量予以强硬应对。而朝鲜持续强化军事力量（『朝中社』2023/01/01），不仅会导致朝鲜经济建设空间与资源受到进一步制约，加大其经济发展难度，更会进一步激化地区安全风险。因此，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关系的深化，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对东北亚安全格局带来重要影响。

2. 朝韩强势政策日益加剧东北亚军备竞赛与核安全困境

美朝河内峰会破裂促使朝鲜认识到与美国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彻底放弃“部分无核化换取制裁”的期待，选择“正面突破”，着力强化自卫性国防力量。尤其是，韩国尹锡悦政府执政后，全面调整对朝政策，大幅强化美韩同盟、美日韩准同盟体系，进一步坚定了朝鲜“拥核保安全”的决定。2023年朝鲜将核武力政策写入宪法，坚持以核武力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选择。此后（『朝中社』2023/01/01），朝鲜持续扩大核武库，发展多种核实战能力。朝韩强势政策与强硬应对，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恶性循环，局势失控的风险进一步提高，东北亚地区面临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与核安全困境。

1) The White House,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2024年11月20日访问)

对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的原因，不应简单归结为各方强化“挑衅”，从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演进脉络看，力量对比失衡是地区紧张的根源（王付东 2024，19）。冷战结束后，原来的“北三角”军事合作不再继续，而半岛南部的美韩同盟、美日韩合作仍旧维持并不断加深，朝鲜在严重的安全焦虑下选择发展核武这一不对称威慑手段来平衡明显占优的美韩军事力量和综合实力（王付东 2024，19）。2023年美韩《华盛顿宣言》签署以来，大幅强化“延伸威慑”“核共享”等合作，美国一度将核潜艇部署于釜山对朝施压，进一步打破了半岛的力量平衡，迫使朝鲜做出强硬回应，显示其捍卫主权的决心。而对朝鲜而言，军力建设在严厉的国际制裁下承受巨大的经济发展代价，安全与发展始终无法得到平衡（王付东 2024）。

3. 朝鲜将当前国际格局视为“新冷战”，俄朝双边关系与合作全面升温

在美国持续加强对华战略竞争与遏制，俄乌冲突爆发激化美俄博弈的大背景下，美日韩走向同盟化，加强对朝延伸威慑进一步影响了朝鲜对当前国际格局的认识。2022年末，朝鲜召开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强调“国际关系格局明显转向‘新冷战’体系”，阐明“坚持以强对强、正面输赢”的斗争原则。基于（『朝中社』2023/01/01）“新冷战”认识，朝鲜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明确站在俄罗斯一方，在联合国涉俄问题决议以及“顿涅茨克共和国”“卢甘斯克共和国”独立问题上，表现出对俄罗斯的坚定支持（韩辅栋 2023，75）。此后，俄朝高层互动频繁，双边关系迅速升温。2023年7月27日，朝鲜举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俄罗斯派出以国防部长绍伊古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同年，9月13日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就深化两国全方位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巩固友好团结与合作关系、增进互信等问题进行讨论。朝鲜官方媒体强调朝俄“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牢不可破的战友关系、百年大计的战略关系”。2024年1月（『朝中社』2023/09/14），朝鲜外务相崔善姬为代表的政府代表团访俄，表示朝俄将在维护两国核心利益、建立基于自主和正义的新多极化国际秩序中进一步加强战略战术合作。2024年6

月(『朝中社』2024/01/21), 普京访朝签订《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金正恩宣称“两国关系升级为同盟关系, 迈向新的更高水平”。随着俄朝关系迅速升温(『朝中社』2024/06/20), 双方在经济、安全、能源、交通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逐渐活跃。俄朝关系发展显然打破了朝鲜外交孤立局面, 不仅有助于缓解其内外压力、强化执政基础, 也为朝鲜打造与中俄互动中的有利地位发挥积极作用。有鉴于此, 可以发现近年来朝鲜以更加独立、自主的姿态重新审视与发展主要国家的关系, 外交更为灵活、激进, 着力谋求利益最大化。俄朝关系升温、中朝关系稳步发展使得朝鲜新阶段开展对外合作的空间扩大, 也为中朝俄开展基于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合作创造了机遇。

Ⅲ. 中国对朝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 双重冲击下的规模萎缩与结构调整

朝鲜半岛对华均保持着高水平经济依赖, 这促使经贸领域成为中国对两国施压影响, 积极塑造双边关系的重要路径。因此, 深化经贸合作强化对各方的影响力是中国在朝鲜半岛政策中的重要现实利益。然而, 近年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经济影响力同时出现瓶颈, 在对朝经济关系上, 中国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制裁决议, 加之疫情冲击的叠加, 中朝经贸规模大幅萎缩, 经济合作难以取得突破。经贸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而这一基础在制裁与疫情冲击下正出现动摇。

1. 联合国制裁下的中朝经济关系: 现状与结构调整

中朝经济合作与中国对朝援助是朝鲜能够维持“经济韧性”的重要外部支撑。苏联解体后, 朝鲜与传统经济伙伴的贸易模式无法延续, 中国市场成为其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托。尤其, 在美韩对朝援助及朝韩合作全面中断之后, 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持续增强, 朝鲜对华贸易依赖在2005

年超过50%，2010年突破80%，2014年开始达到90%以上，中朝贸易对朝鲜改善民生与维持政权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1> 联合国对朝制裁与中国对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执行情况

联合国对朝制裁	中国对朝制裁
2270号决议: (1)禁止朝鲜煤炭、钢铁出口; (2)禁止朝鲜出口黄金、钛矿石、钒矿石、稀土矿产; (3)严查重现进出口货物。	商务部2016年4月5日 (1)禁止进口朝鲜煤炭、铁矿石进口(但各国认定属民生目的, 且与朝核、导计划筹资无关的不受影响); (2)禁止自朝鲜进口黄金、钛矿石、钒矿石、稀土矿产。
2321号决议: (1)设定朝鲜煤炭出口限额(4亿美元或750万吨); (2)禁止朝鲜出口铜、镍、银、锌。	商务部2016年12月18日 禁止朝鲜煤炭进口2016年12月31日。
2371号决议: (1)禁止朝鲜出口煤炭、钢铁、铁矿石; (2)禁止朝鲜出口镍、镍矿石、水产品; (3)冻结朝鲜向海外输送劳动力; (4)禁止涉朝新投资。	商务部2017年8月14日 2017年9月5日起, 禁止进口朝鲜煤炭、钢铁、铁矿石、镍、镍矿石、水产品。
2375号决议: (1)冻结既有400万桶对朝原油出口规模; (2)对朝成品油出口量配额设定为一年200万桶, 减少约55%; (3)禁止朝鲜出口纺织品; (4)禁止朝鲜外派劳动力; (5)禁止涉朝企业项目。	商务部2017年9月23日 (1)2017年10月1日起, 限制对朝石油制品出口; (2)禁止进口朝鲜纺织品; (3)关闭朝鲜实体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2397号决议: (1)禁止对朝鲜出口铁、钢和其他金属、工业机械、运输车辆; (2)禁止直接或间接向朝鲜供应、销售或转让原油、精炼石油产品; (3)禁止自朝鲜进口部分粮食和农产品、机械、电气设备、木材和船只。	商务部2018年1月5日 (1)全面禁止对朝鲜出口铁、钢和其他金属、工业机械、运输车辆; (2)限制对朝鲜出口原油。对朝原油出口不得超过400万桶或52.5万吨; (3)限制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 (4)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部分粮食和农产品、包括菱镁矿和氧化镁在内的泥土和石料、木材、机械、电气设备和船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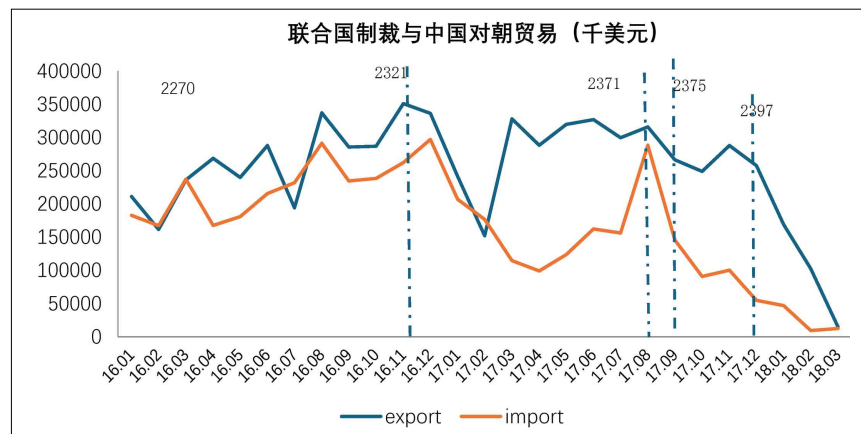
▪ 作者整理

2016年以前，中朝贸易不仅在规模上持续增长，贸易结构亦得到稳步升级。从贸易结构审视，朝鲜主要从中国进口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及企业

生产所需要机械、机电、钢铁、化学制品及矿物燃料、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出口无烟煤等矿物燃料、海产品、钢铁及加工的服装等。早期中朝贸易对朝鲜保障民生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解决民众温饱问题，随着罗先经贸区等合作机制的建设，中朝贸易更多地服务于企业生产，成为朝鲜出口产品赚取外汇，并进口生产设备与中间产品的主要途径，对其经济建设的作用更加突出。

然而，随着联合国制裁强度加强，中朝贸易在规模与结构升级上均受到较大程度冲击。中国一向对国际制裁影响朝鲜民生持否定立场，为督促朝鲜停止拥核进程，回归到谈判桌前，中国支持执行安理会出台的对朝制裁决议，企业承受了显著经济损失。201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2270号决议（2016年3月）、2321号决议（2016年11月）、2371号决议（2017年8月）、2375号决议（2017年9月）、2397号决议（2017年12月）等一系列对朝制裁方案。新一轮制裁无论在涉及的领域，亦或是严厉程度上均达到了更高水平，朝鲜对外出口的主要产品如煤炭、钢铁、金、钛、稀土等矿物资源、海产品、纺织品等被全面禁止，进口原油、铁、钢、机械、车辆等也受到了限制，受此影响中朝贸易大幅削减。

<图1> 联合国制裁下中朝贸易动态²⁾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2024年10月20日访问)

从<图1>中可知,中国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以来,中朝贸易额显著下滑。2017年中朝双边贸易额约50.55亿美元,较2016年下降10.6%。³⁾在制裁决议出台的2017年3月、9月、12月,朝鲜对华贸易额下降35.7%、49.4%、45.4%,主要因矿物燃料(HS27)、鱼类(HS03)、服装(HS61)大幅下降65.3%、14.2%、30.9%导致。从国际视角审视,中国对朝制裁在制约朝鲜持续推进核试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若仅从中朝关系视角审视,制裁对双边贸易形成了巨大冲击,也影响了中朝之间的互信。只要安理会对朝制裁持续进行,双方经济合作规模与深度均将受到限制,制裁与合作本身即是一个悖论,二者难以兼顾。

从贸易结构来看,自2016年国际制裁有所强化以来,朝鲜自中国进口机械设备、能源、汽车等资源以及技术密集型工业品进口受到较大影响,进口产品逐渐聚焦在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消费品领域。如近年来乳品等食用动物产品、蔬菜水果、杂项食品等进口显著增加。出口方面,目前朝鲜对华出口创汇产品主要集中在金属矿产、钢铁、假发、蚕丝等,而无烟煤、海产品等传统主导性出口部门受国际制裁影响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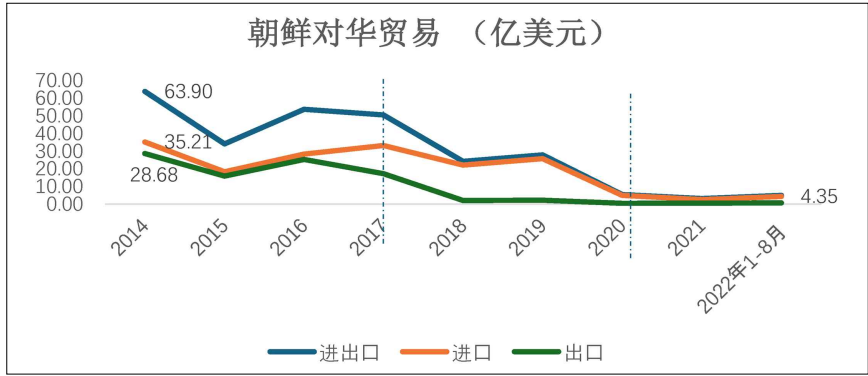
对中国而言,尽管朝鲜对华依赖程度较高,2022年朝鲜对华贸易依赖达到近97%,但国际制裁以来中朝贸易结构升级进程逐渐停滞,双边贸易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含量与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中国对朝贸易的可替代性较大。

2. 疫情冲击对中朝经济合作的影响

疫情对中朝贸易的短期冲击较制裁更加剧烈。全球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朝鲜第一时间封锁边境,中朝经贸交流全面停滞,2020年朝鲜对华出口同比减少77.7%,进口减少80.9%,进出口同步骤降。2021年这一下降趋势有所延续,朝鲜对华贸易进一步萎缩41%。而制裁冲击集中体现的2018年,朝鲜对华贸易额减少51.9%、进口减少33.4%、出口减少87.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2024年10月20日访问)

<图2> 2014-2022年朝鲜对华贸易额⁴⁾



2017年以来，受制裁影响朝鲜经济呈现出负增长，但民众生活水平与国内的生活物资供应得到一定程度保障，改善民生也成为金正恩推动朝鲜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之一。然而，2020年朝鲜封锁边境以来，进出口贸易的长期停滞对朝鲜各单位筹措生产物资带来较大影响。2020年与2021年，除了建筑业与电力、燃气部门外，朝鲜主要产业部门产值均呈现萎缩趋势，加剧经济脆弱性。

<表2> 2012-2021年朝鲜各部门产值增长率变动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GDP	1.3	1.1	1.0	-1.1	3.9	-3.5	-4.1	0.4	-4.5	-0.1
农林渔业	3.9	1.9	1.2	-0.8	2.5	-1.3	-1.8	1.4	-7.6	6.2
矿业	0.8	2.1	1.6	-2.6	8.4	-11.0	-17.8	-0.7	-9.6	-11.7
制造业	1.6	1.1	0.8	-3.4	4.8	-6.9	-9.1	-1.1	-3.8	-3.3
轻工业	4.7	1.4	1.5	-0.8	1.1	0.1	-2.6	1.0	-7.5	-2.6
重化工业	0.2	1.0	0.5	-4.6	6.7	-10.4	-12.4	-2.3	-1.6	-3.7
电力、燃气、水	1.6	2.3	-2.8	-12.7	22.3	-2.9	5.7	-4.2	1.6	6.0
建筑业	-1.6	-1.0	1.4	4.8	1.2	-4.4	-4.4	2.9	1.3	1.8
服务业	0.1	0.3	1.3	0.8	0.6	0.5	0.9	0.9	-4.0	-0.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2024年10月20日访问)

5) 韩国统计厅, <https://kosis.kr/bukhan/>. (2024年10月23日访问)

2022年4月末以来,朝鲜疫情呈现迅速蔓延态势,出于应对疫情的物资需求2022年朝鲜对华贸易有所复苏,2022年1-8月朝鲜对华进出口贸易额5.03亿美元,其中进口4.35亿美元、出口0.68亿美元,分别较2021年同期增长340.6%、247.7%、359.8%。药品、糖及糖食、谷物自中国进口呈现较为显著的增长,但其他领域进口规模依然保持在低水平。2023年中朝贸易有所反弹,朝鲜对华出口增长118.4%、进口增长124.1%(최장호·최유정 2024),贸易额约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83%水平。然而,考虑到国际制裁下朝鲜国内工业生产复苏进程缓慢,且持续大力强调“自力更生”的经济模式,后疫情时代中朝贸易可能会面临短期难以突破的困境。

IV. 劳动党“八大”以来朝鲜推进经济建设的主要方向与中朝经济合作新机遇

当前,半岛无核化进程难以取得显著进展,朝鲜的安全关切未能得到缓解的情况下,朝鲜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制裁长期化背景下,朝鲜产业结构与生产体系的结构扭曲难以得到有效调整,加剧经济风险。朝鲜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地缘屏障的战略价值依然重要,支持朝鲜自主发展道路,通过中朝经贸合作帮助其补齐经济发展短板,聚焦民生的持续改善,有利于朝鲜实现社会安定,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奠定基础。

劳动党八大召开以来,朝鲜经济政策目标趋于务实,将国际制裁视为本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外部环境,注重早日实现生产正常化。2024年新年伊始,朝鲜举行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部署经济建设重点工作,强调将任务重点放在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利方面,并指出“推进国家经济进入稳定发展轨道是当前党和国家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由此审视,在坚定拥核道路的同时,“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的战略路线并未出现逆转,朝鲜对推动经济复苏与发展的意志依然明确。目前(『朝中社』2024/01/16),朝鲜正致力于农业与地方经济建设,旨在为下

一阶段经济实现增长奠定基础，这一趋势为中朝启动后疫情时代经济合作，持续深化经贸关系带来机遇。

1. 着力重整经济秩序，打破“特权垄断”

长期以来，朝鲜经济各部门建设受党部、军部、内阁的多元化领导，导致经济部门存在大量“特权经济”。实际上这种“特权经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的经贸增长，为朝鲜的资本积累做出贡献，但同时引发朝鲜经济秩序的混乱，特权部门垄断资源配置，军部主导的“第二经济”对内阁主导的民生领域建设形成压倒性优势，导致“集中全力发展经济”难以取得成效。金正恩执政后推行“内阁中心制”，削弱军队、党和其他机构的经济管理权限，将经济管理主责交给内阁，其目的在于调整特权经济，强化内阁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从而整顿经济秩序。

2. 短期内注重稳定，而非制度性突破，通过阶段性强化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防范经济失控

朝鲜对重启美朝、朝韩对话的期望已显著降低。2022年上半年，朝鲜曾发射31枚弹道导弹，放弃以搁置核武及远程运载工具研发，换取美朝对话的总体构想，回归强化核力量的“自强”路线。朝鲜已不再将核技术开发作为对美谈判，换取安全保障与经济援助的筹码，更不期待美国、韩国放松制裁开展对朝合作，将逐渐实现“自立经济”视为突破困境的主要应对。实际上，朝鲜并未放弃“并进路线”，有所不同的是经济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得到加强。

疫情爆发之前，朝鲜推动以“企业管理责任制”“莆田担当制”“建设综合市场”等措施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调整举措，赋予工厂、企业、作业班等经营主体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但在疫情冲击之下，封锁边境与防疫限制都使得生产要素与物资紧缺态势更趋严峻。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封锁中朝边境，对朝鲜物资保障与资本积累带来冲击，导致经济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的持续推广和推进陷入“瓶颈”。在此状况下，朝鲜加强了

內閣對生產、貿易、要素分配等方面的集中管理，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維持國家宏觀經濟體系穩定運行的關鍵部門。2022年2月8日，在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六次會議上，內閣總理金德訓做內閣工作報告，提出加速恢復“國家唯一貿易制度”，重新整肅貿易公司。這表明，朝鮮着力控制“特權經濟”的壟斷，強化政府在要素配置上的主導作用，抵禦外匯、物資不足的困境。這有利於朝鮮在“危機時期”實現經濟平穩過渡，但其經濟活力將有所削弱。而隨着後疫情時代的到來，朝鮮可能恢復相關經濟放權路線，激活經濟活力。

3. 農業與地方經濟發展成為兩大主攻方向

自勞動黨八大以來，朝鮮多次強調發展地方經濟、改善民生的必要性，鼓勵地方發揮自身優勢自主發展地區經濟，但均未取得顯著成效。2024年新年伊始，金正恩委員長提出“地方發展20×10”戰略，即黨政部門每年選取20個郡，從資金、勞動力、生產物資等方面對地方工業、工廠建設予以大力支持，以金化郡為標榜，在各地方建設工廠，帶動地方經濟發展，通過十年努力推動全民物質文化生活取得顯著改善。為此，朝鮮在黨中央委員會增設“地方工業建設指導科”，由金正恩親自負責和推進負責和推進。從金正恩反復強調保障學生校服、書包、鞋等供應來看，民生相關領域地方工業建設有望成為優先支持領域。由此，“農村革命綱領”和“地方發展20×10”將成為朝鮮改善民生，推動地區均衡發展的兩大支柱。

4. 朝鮮經濟建設前景與中朝合作機遇

2023年，朝鮮在軍事、外交、經濟等多領域取得顯著成就，金正恩在朝鮮勞動黨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中高度評價2023年工作業績，將其稱為“變革之年”，朝鮮的“自信心”空前高漲。在國民經濟領域，雖然疫情對經濟產生衝擊，但在某種程度上也促使朝鮮經濟自給率獲得一定程度提升。2023年，在佔領經濟發展“十二座重要高地”推動

下, 朝鲜在农业、轻工业等民生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对外贸易逐渐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国民经济实现向后疫情时代的平稳过渡。在未完全恢复对外通关前提下, 取得这一业绩表明朝鲜经济已具有一定程度韧性, 但实现增长仍缺乏动力。

朝鲜八大提出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总体基调是“整顿充实”, 从金正恩对经济领域的评价来看, 五年发展计划执有望成功执行, 下一阶段应是致力于促进经济实质性增长。近年来, 朝鲜经济建设不再注重短期成效, 经济建设注重“增产”也强调“质量”, 致力于实现“有目的、有方向的经济增长”。相较于以往的“遍地开花”式政策支持, 当前更注重逐一突破, 不同阶段重点方向更加明确。在经济建设领域先后提出的“农村革命纲领”和“地方发展20×10”作为当前朝鲜改善民生、推动地区均衡发展的两大支柱, 其政策目的和方向符合朝鲜经济发展需求, 但在国际制裁下, 朝鲜经济建设仍面临资金、资源、物资紧缺的困境。

朝鲜的“自立经济”具备较强的韧性, 但其经济基础依然薄弱, 单凭自身力量实现“稳增长”存在难度。环视半岛周边, 日韩受制于美国, 对朝合作规模有限; 俄罗斯远东活力不足, 参与半岛经济合作有心无力(俄朝贸易除2020年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5%以外, 近几年基本维持在1-2%左右), 而中朝经贸合作基础夯实, 能够助力朝鲜经济增长。

V. 新时期中朝深化经济合作的路径

中朝经贸互动历史绵延七十余年, 合作机制较之他国更为成熟, 已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产业合作、发展理念等方面为中朝开启新一轮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一定阶段, 中朝关系发展应着力于“求稳避险”。中国需要东北亚总体局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基本稳定状态, 而半岛突变的安全局势成为区域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因此, 确保中朝在维持地区稳定问题上保持政策相向尤为必要。在经贸合作上, 中朝应总结、完善既有经贸合作模式, 探索新时期强化双边合作的可行路径。同时, 在未来的合作中, 中国也必须意识到朝鲜旨在降低进口依

赖，实现自立经济的诉求，其对外合作可能更加注重获取技术与实现设备更新，而不局限于基于矿产等资源优势获取短期经济利益。

首先，加强中朝在国家发展与经济建设领域的经验交流，强化双边纽带。回顾朝鲜的经济调整历程，不论是“圃田担当制”、“价格双轨制”、“经济开发区建设”均可以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找到其“影子”。尽管朝鲜不愿采用“改革、开放”等词汇描述其近年来经济领域的成就，但“中国经验”已深深嵌入到朝鲜经济调整政策之中。中朝两国都曾经有过相同的经济制度，面临相似的发展课题，中朝在经济建设领域经验交流空间巨大。

其次，探索建立中朝2+2会谈机制，确保两国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指示获得落实，保障中朝在关键问题上的政策相向。自2018年以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指导下获得长足发展，双方可进一步搭建沟通协商渠道，强化战略互信、避免政策误解。

再次，以图们江合作为切入点，探索朝鲜对接“一带一路”的可行路径。目前，中俄已确定联合解决图们江出海口问题，这为吸引朝鲜参与中俄经济合作机制，重新激活大图们多边经济合带来机遇，而这也有望成为朝鲜对接“一带一路”的主要路径。中国应积极向朝鲜说明相关工程对其开发罗先地区的意义，抓住中俄朝三方皆有推进相关项目意象的有利机遇，将图们江打造为中朝深化边疆合作的纽带，以更为多样灵活的合作方式对冲国际制裁对朝鲜民生发展造成的干扰。

最后，恢复中朝经贸合作需要着重实际，突出与俄朝合作的差异，实现有效互补。在合作领域上可将农业技术合作、旅游、轻工业原材料供给等领域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加强与朝方沟通。短期内，可将农业合作作为中朝新一轮合作的“样板”，鉴于朝鲜着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中朝可在科学种田、农机现代化改造、小麦加工、化肥贸易等领域探索中朝农业领域多样化合作方式，开展技术、人才培养合作。

| 參考文獻 |

1. 論文及專著

- 신중호 (2024). “시진핑-김정은 시기 북중 ‘전략적 협력’ 평가와 전망.” 『중국지역 연구』. 제11권. 제3호, pp. 1-27.
- 정덕성·김용현 (2024). “대내·외 정책 변화 요인이 추동한 북·러관계 연구: 김정은의 1·2차 방러를 중심으로.” 『사회융합연구』. 제8권. 제1호, pp. 31-46.
- 최장호·최유정 (2024). “2023년 북중 무역 평가: 무역 정상화 시도와 성과.” 『KIEP 오늘의 세계경제』. Vol. 24. No. 1, pp. 1-16.
- 林今淑 (2009). “中朝貿易의 現狀及對策研究.” 『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1期, pp. 37-43.
- 任立冉 (2018). “朝鮮對外經濟合作研究.”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李聖華·李琪 (2021). “國際制裁背景下朝鮮對外貿易變化及今後展望.” 『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5期, pp. 14-22.
- 李楠 (2024). “圖們江區域國際合作：尋找東北亞經濟騰飛的“出海口”.” 『世界知識』. 第6期, pp. 32-33.
- 李成日 (2019). “新時代的中朝關係: 變化、動因及影響.” 『現代國際關係』. 第12期, pp. 9-15.
- 林今淑·金美花 (2015). “評估安理會制裁對朝鮮經濟的影響.” 『現代國際關係』. 第5期, pp. 17-22.
- 王付東 (2024). “劍拔弩張的朝鮮半島形勢.” 『世界知識』. 第22期, pp. 18-20.
- 王付東·孫茹 (2021). “經濟建設與朝鮮戰略路線的調整.” 『外交評論』. 第3期, pp. 132-154.
- 張爽 (2021). “聯合國制裁下的中朝經貿關係發展與展望.” 『東北亞學刊』, 第1期, pp. 85-97.
- 張慧智 (2006). “朝鮮的經濟變化與中國的作用.” 『亞太經濟』. 第4期, pp. 62-66.
- 趙明昊·仇家暢 (2024). “美日韓三邊關係的同盟化.” 『戰略決策研究』. 第6期, pp. 36-44.
- 韓猷棟 (2023). “大國關係演變對東北亞地區格局的影響及其特徵.” 『和平與發展』. 第6期, pp. 56-81.

2. 其他

- 서종원 외 (2017). “중국 동북지역과 연계한 남북중 신(新)인프라 전략 연구: 한반도 신경계지도와 중국 일대일로 연계를 중심으로.” 대외경제정책연구원 연구보고서.
- 최장호 외 (2016). “동북아 초국경 인프라 개발과 재원조달: 중국 동북지역을 중심으로.” 대외경제정책연구원 연구보고서.
- “建立朝俄关系发展新里程碑的历史性契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在东方航天发射场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同志举行历史性会晤.” 『朝中社』. 2023年9月14日.
-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发表纲领性施政演说.” 『朝中社』. 2024年1月16日.
- “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通报.” 『朝中社』. 2023年8月27日.
- “美日韩戴维营联合声明等的主要内容.” 『日经中文网』. 2023年8月21日.
- “关于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的报道.” 『朝中社』. 2023年1月1日.
- “外务相助理办公室发表公报介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对俄罗斯联邦访问结果.” 『朝中社』. 2024年1月21日.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朝中社』. 2024年6月20日.
- “韩美日月底或将首次实施多域联合军演.” 『韩联社』. 2024年6月14日.
- The White House.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2024年11月20日访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2024年10月20日访问)
- 韩国统计厅. <https://kosis.kr/bukhan/>. (2024年10月23日访问)

| 논문투고일 : 2024년 11월 24일 |

| 논문심사일 : 2024년 11월 26일 |

| 게재확정일 : 2024년 12월 15일 |

| ABSTRACT |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DPRK under the Great Power Rivalry: Challenges and Breakthroughs

Jin Xiang Dan

(North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Amid escalating U.S.-Russia tensions, increasing 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the continued complexity of regional security dynamics, North Korea perceives its strategic value as heightened and seeks to maximize its interests, adding uncertain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As a result, the uncertainty surrou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has increase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relations, yet this foundation has been shaken by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d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The scale of China-North Korea trade has contracted,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Since the 8th Congress of the Workers' Party, North Ko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focused on "consolidation and strengthening", prioritizing agriculture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iming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substanti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xt stage. This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continued deepening of China-North Korea economic cooperation. However, North Korea's firm stance on nuclear weapons, its cautious approach to market opening and economic reform, the declining enthusiasm for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ll limit the potential for deeper China-North Korea cooperation. A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volves rapidly, China and North Korea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ties based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build a new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at aligns with both parties' interests in the new era.

- Key words: China-DPRK Economic Cooperation, Nor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Dependence, China-DPRK Relations

| 국문초록 |

강대국 경쟁 속에서의 중북 경제 협력: 문제점과 돌파구

김향단

(중국 지린대학교 동북아연구센터)

미국과 러시아간 갈등이 날로 격화되고, 미국의 대중국 전략적경쟁 압박이 계속 심화되며, 지역 안보 정세가 복잡해지는 상황에서, 북한은 전략적 가치가 부각되고 있다고 판단하여 이익 극대화를 도모하고 있다. 이로 인해 북중 관계 발전의 불확실성이 증가하고 있다. 경제·무역 협력은 북중관계 발전의 중요한 기반이나, 이 기반은 국제 제재와 팬데믹 충격으로 인해 타격을 받아 양국 간 무역 규모가 축소되고 경제 협력에서 돌파구를 찾기가 어려운 상황이다. 노동당 제8차 대회 이후, 북한 경제 건설은 “정비보강”을 주요 기조로 하여 농업과 지역 경제 건설에 주력하고 있으며 실질적 경제 성장을 위한 기초를 다지는 것에 목적을 두고 있다. 이는 중국과 북한이 경제 협력을 지속적으로 심화 및 강화함에 있어 기회요인이 될 수 있다. 그러나 북한의 확고한 핵 보유 정책, 시장 개방 및 경제 개혁에 대한 신중한 태도, 중국 기업의 대북 투자 의욕 감소와 민간 정서의 약화, 국제 제재 등의 요인들은 지속적으로 중국과 북한 간 협력을 제약하고 있다. 국제 질서가 급속히 변화하는 상황에서, 중북 양국은 경제 협력을 기반으로 상호 이익을 강화하여야 하고, 양측의 이익에 부합하는 새로운 시대의 북중 경제 관계를 구축해야 할 것이다. 본 논문은 현재 중국과 북한 관계가 직면한 새로운 정세를 명확히 하고, 양국 경제 협력의 문제점을 분석하며, 노동당 제8차 대회 이후 북한 경제 건설의 주요 방향을 바탕으로 중북 경제 협력의 주요 분야를 모색한다.

· 주제어: 중국-북한 경제협력, 북한, 경제건설, 경제의존, 중북관계